

復課的祈禱



二〇二〇年即將過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全港學生能到學校上學的日子寥寥可數。九月二十三日，中小學曾分階段復課，惟第四波疫情惡化，面授課堂再次暫停。圖為九月二十三日復課當日，學生於課室內祈禱。

圖、文：文滿



寓遊戲於學習



幼稚園老師日前要求家長們在學校停課期間，於家中設計一個讓父母和孩子共同參與、活動時間需五到十分鐘的親子遊戲作為親子家課，並要報告給校方備案。我和內子不假思索，立馬決定採用平時跟女兒在家裏玩得最頻密、最忘我的那個遊戲——透過肢體動作模仿各色動物，然後要對方說出該動物的中英文名稱。若猜對了，就可以換過來扮動物叫對方猜，猜錯了，便要繼續猜下去，直到猜對為止。而玩的過程中不能發出聲音，只能借身體動作來進行。我們這個遊戲既可考驗孩子的觀察力和模仿技巧，又能訓練她的語文表達能力，可謂一石二鳥，寓遊戲於學習。

我在教學過程中也不時寓遊戲於學習，跟學生們互動一下，讓他們動動腦筋思考之餘，又能調劑課堂內的學習氛圍，增加孩子們的求學意欲。例如講解歷史事件及成語故事時，我會叫學生在黑板地圖上找出歷朝歷代的首都位置，好讓他們對中國地理位置有初步認知。同時亦會和他們玩中國地方名的古今叫法，譬如我說金陵，甲同學就會回應南京。我說臨安，乙同學就要講北京。我說臨安，丙同學便回答杭州。如是者，汴京、歷城、奉天、姑蘇、大名、大梁、洛邑、長安、長平……一問一答、周而復始、溫故知新。另外，我又會叫同學們用自己的姓氏寫一個小故事給我，其中有潘姓同學寫自己祖先是居住在河邊的胡人；卓姓同學則表示自己命中注定是比人卓越的

他們的天馬行空讓人捧腹大笑。歸納起來，大部分學生玩這個遊戲時，要麼翻字典查找自己的姓有什麼含意，要麼寫某某歷史人物與自己的關聯，說自己是哪個哪個名人的後裔，要麼硬把自己的姓氏上下左右各部拆開來解析。從孩子介紹姓氏中可窺探出他們的創意和知識，有趣得很。此外，我亦試過與學生們玩數字中國成語遊戲，即是要他們盡量猜一些包含中國數字在內的四字成語。比如從「一」的一毛不拔開始，叫孩子們輪流想輪流說，直到「十」的十萬火急。我發現孩子們對遊戲這玩意真的是歡迎之至、樂此不疲，連素來一些靦腆、內向、寡言、慢熱、文靜的學生也抵抗不了它的魔力，每每投入其中，玩到笑逐顏開。由是可見，遊戲在學習中的功用確實不容小覷。

決策趨務實，疫苗有得揀



特區政府周三（二十三日）刊憲，賦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緊急使用由專家認同的疫苗，為全民接種疫苗工作做好準備。這是戰勝疫情的關鍵一役，無論對特區政府還是對廣大市民，都是許勝不許敗。特首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宣布，由於政府採購的三種中外疫苗供貨時間不同，政府安排市民接種的地點不同，所以，市民可以透過選擇時間和地點，來選擇接種哪一款疫苗。此外，特區政府還將設立基金，支援接種疫苗之後出現不良反應的市民。就在前幾天，林鄭月娥卻表示，市民不能選擇接種內地生產或外國生產的疫苗。雖然特首否認改口，但大家都明白事出有因，而對於可以選擇疫苗的決定，我想給予一個點讚。



▲新冠疫苗即將到港

資料圖片

這種做法符合港府相關規定，但是問題來了。綜觀一年來的抗疫過程，去年「修例風波」的陰影一直揮之不去，政治干擾甚至凌駕抗疫屢見不鮮，最典型的例子是今年八、九月國家派專家團隊來港，出錢出力協助港府做普及社區檢測，結果只有一百七十多萬人參加，白白浪費一次全面清除隱性傳播病毒的難得機會。當時特區政府對普及社區檢測的預期，從一開始就顯得「堅離地」，實在難辭其咎。另一方面，有些人不斷透過不同平台對內地抗疫污名化，港府似乎對此束手無策，加上部分人帶有先入為主的偏見，總以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洋人的疫苗一定比國產疫苗更安全。有人建議特首和主要官員公開接種國產疫苗，以消除公眾的疑慮，我不認為特首和官員會反對這個建議，但今時今日這樣做的成效有多大，實在要打一個問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特區政府仍然堅持要市民相信科學評估不能選擇疫苗品種，就不排除會出現接種人數未達目標的情況。汲取上一次普及社區檢測做法的教訓，面對現實

採取靈活做法，雖有改口之嫌，但總比為了面子不肯改變來得務實。香港的政治生態非常複雜，外國勢力插手，社會撕裂嚴重，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對「黑暴」和「港獨」勢力產生強大震懾作用，各路人馬紛紛作鳥獸散，社會秩序恢復正常，但表面平靜，暗湧澎湃，毋庸否認，反對派的影响力仍不容低估，實現人心回歸任重道遠。在這種情況下，特首既要敢於堅持原則，無懼無畏，也要放下身段，重視聆聽民意，切忌閉門造車、患得患失。遺憾的是，過去一年，香港在兩岸四地抗疫成績末尾，不僅實現確診個案清零的目標遙遙無期，甚至一而再出現疏忽失誤，市民怨氣沖天，對特區政府領導抗疫能力的信心跌至谷底。另一方面，部分市民不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也是抗擊事倍功半的原因之一。接種疫苗是抗擊關鍵一役，林鄭月娥能否重整管治班子隊形，確保相關安排順妥當，廣大市民是否願意配合共同抗擊，這是決定此役成敗的關鍵所在。聖誕節已經到來，新年的鐘聲即將敲響，祝願香港有一個新的開始。

疫慌

「您的意思是，我們的兒子需要隔離？從今天開始？」先生正在接電話，「好的，下午四點我們準時去接他。」兒子班上有兩位小朋友確診新冠肺炎，所以同班同學都歸類於「密切接觸組」，必須隔離十四天。那天周四，這兩位小朋友從上周五已經開始沒來上學了，所以隔離期從最後一次接觸開始計算，十四天。這離上周五已經過去了六天，也就是說，他們只需要再隔離八天。

這是迄今為止新冠病毒離我們的生活最近的一次。雖然按照歐洲疫情惡化的進程看，新冠病毒越來越接近我們，是遲早的事情。儘管我們的心情略有一些小小的波瀾，但也沒有覺得很慌張。班上的這些小孩們反而對這件事情充滿了好奇和新鮮感，興奮不已。他們在手機社交群裏聊得熱鬧非凡，猜是誰感染了。其中一個感染的女生絲毫不介意讓同學知道，說就是我，我除了有點容易困，完全沒有任何其他症狀。

只是這個時候，家長群已經吵鬧得「開了鍋」。

家長們對於學校各種安排的混亂怨聲載道，到底需不需要做新冠測試？到哪裏測試？該不該把家裏除了隔離的小孩之外的兄弟姐妹送到學校？大家都沒有得到一個完全清楚的指令。學校辦公室一方面建議家長把其他兄弟姐妹也同時在家隔離，不要送到學校以保證其他同學的安全；另一方面，有些家長收到的通知卻是兄弟姐妹必須上學，因為他們不屬於「密切接觸組」。要知道，在德國，無故缺席曠課是很嚴重的行為。

第二天一早，顯然學校辦公室已經忙得不可開交，老師們都在處理班上家長們的疑問和聯繫衛生部門尋求



小雪

更進一步的指示。然而，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學校收到家長來電，有來自不同的四個班的學生當天早上收到確診通知。這意味着，又將有四個班的學生需要立刻被通知家長接回家開始隔離。

兩天之內，學校有了十多宗確診，一百多人開始隔離。家長群裏又開始「吵」起來了。

家長們主要分為兩派：一邊是支持學校全面暫停所有聖誕前的實體課改網課，特別是聖誕還希望和家長輩團聚的家庭是肯定不希望小孩被感染的；另一邊是反對網課覺得學校應該盡可能地保持開放，他們覺得作為低危人群的小孩應該保證受到教育、社交和室外活動，這才是正確地與新冠病毒長期共存的方式。當然還是有一些折中的家長建議說學校可以同步實體課和網課讓家長自行選擇；但有家長也說了，（當時）離聖誕就兩周了，搞實體課網課同步對於學校老師來說操作起來可能還是有難度，很難都照顧到。

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學生家長的討論和家長與學校的溝通，最後都必須由政府部門作最終決定。德國衛生部有一個詳盡的「新冠指南」，對每個學校的疫情按照「紅黃綠」分等級，到什麼程度學校有權開放網課允許學生不到校，都有量化的觀測和後續安排。

鑒於兒子所在的小學突然多宗確診，學校跟政府部門溝通後收到確認，隔天開始全校實行網課，直至聖誕。之前「熱鬧」的家長群也不吵了，平靜地接受這個決定，並着手開始為網課作準備。

這個冬天，小朋友們還來不及互贈禮物，措不及防的，聖誕假期就已經提早開始了。

沙頭角的一抹天然

在香港新界北區和深圳市鹽田區之邊界上，有個橫跨兩地的地方，叫「沙頭角」。相傳沙頭角得名於一位清朝大臣，當時他巡視沙頭角一帶時，面對大鵬灣優美風光，便題詩兩句：「日出沙頭，月懸海角」，是故得名。深圳的沙頭角地域曾經出土新石器文物，但香港沙頭角地區則沒有相關發現。

從前這裏是人煙鼎盛的村落，已有喧鬧的墟市。自一八九八年新界正式租借與英國之時，沙頭角南面劃為英租界，及後以沙頭角河分界，劃分為香港邊境禁區，當中河尾一段成為中英街。非沙頭角村落的村民不能輕易進入沙頭角，從此村民往來不便，沙頭角往昔之盛勢再不復還。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鄉郊生活式微，沙頭角人口數十年來一直下降，常居人口變得愈來愈少。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到深圳，第一次到了與香港最近的地方——沙頭角中英街。

那年站在中英街上，望向街之盡頭，跨過一步，就是香港。我把目光投向港英士兵的身後，極力張望，除了閃爍的霓虹燈，就什麼也看不見了，不免有些失望，但卻印證了我從電影中看到的香港——那裏到處燈紅酒綠。這是我對香港第一次最直接的目睹，沙頭角中英街

盡頭的霓虹燈。

二〇二〇年秋，我來到香港之最北端——鹿頸。到底有多北，隔海相望，就是深圳沙頭角和鹽田港。據說這裏陸地是香港管轄範圍，海面已是內地的地方，遊人雙腳一踏進水裏已是跨了境。

沒錯，這裏曾屬於香港沙頭角邊境禁區。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後，要求解封香港邊境禁區的呼聲日益高漲，其中沙頭角是解封之重點，好讓生態旅遊等項目得以發展。香港政府於二〇〇六年九月七日表示將會大幅度地縮減香港邊境禁區範圍，但是基於保安理由，沙頭角中英街不擬開放。隨著時間的演進，歷史終於翻開新的一頁。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五日香港時間凌晨零時，香港政府開放沙頭角墟口前之香港禁區範圍給香港市民自由進出。

鹿頸起步，一直到面向沙頭角海的谷埔村邊界，站在此岸望去，對面高樓林立，鹽田港吊車遍布，與天比齊，貨櫃巨輪，游曳海面，它已是深圳第一批內地與香港合營及國企企合作的碼頭之一。我想像當年的自己，此刻從彼岸遙望香港，帶著無限的好奇，懷着無比的憧憬，越過並不寬廣的水面，看到的是什麼？不是當年我眼中的燈紅酒綠，而是一片自

然生態。這裏是香港最大的淡水沼澤，有大量溪流、水潭、魚塘，四周有風水林環繞，是理想的蜻蜓和昆蟲居住地，該處有超過五十種蜻蜓，還有六十四種蝴蝶。沙頭角鹿頸沿岸一帶，保留大量淺灘，有鹹淡水濕地及與蜿蜒海岸線並行衍生的紅樹林，海面雀鳥飛翔覓食，林地蝦蟹嬉戲。

青山綠水間，有零零星客家村落，村口的柚子樹掛滿果子，村內有張氏宗祠、古屋及老井，海邊更設小碼頭。山海之間的平坦之處是大片葦田，蟬啼蛙鳴。偶爾更可邂逅多隻黃牛，成群悠閒遊海灘，村狗四處巡邏，走地雞自食其力，古樸自然。沿着海岸石徑前行，可見「水浸咀排」，乃連島之小沙洲。不用講，村中孩童只等潮退，衝上小洲，佔島為王。

谷埔村口有一所已廢棄的校舍，原為約八十年歷史的啟才學校。這座頗具歐陸風格的建築，其設計參照廣州黃埔軍校總理大樓，現為三級歷史古蹟。地下左側是協天宮，內有上課鈴「鐵板」，牆上木質橫額更刻有校舍捐款者名字。學校地下有兩間教室，當年曾有近百名學生在此就讀。

禁區開放，使沙頭角的六條鄉村獲得解放，村民們早已洞悉所帶來之商機，陸續興建旅

遊景點，展示特色物產。谷埔松記的楊老闆說，他家做的醋鴨，味道獨一無二。飯點時間人山人海，一座難求。正值午餐高峰，他家的野生海鮮已全部賣光，連打包半邊醋鴨都沒啦。老闆連連說，下次要早點來哦，或者先來番電話，為你留個位。

你看，香港就是這麼獨特，即是國際級的繁忙都市，但是走出半小時，便可到達青山綠水之地，讓人回歸自然，體味鄉土民情。如今的深圳，已是當年我遙望中的香港印象，高樓林立，燈紅酒綠。是否人們也渴望一片綠地？

如果穿越回到當年，我恐怕會為看到的「田園」香港感到驚訝，甚至失望，但是今天，我不會。城市的燈紅酒綠令人亢奮，而鬧市中的一片綠地，拔腿可至的郊野公園，雀鳥天堂的山野，蝦蟹嬉戲的濕地，同樣甚至更讓我讚嘆。慶幸在一睹沙頭角霓虹燈之三十六年後，又睹沙頭角之綠水青山，在它邁進繁華都市之途中，依然保留一抹天然。

其實，香港有許多徒步徑，郊野綠地，濕地公園，在寸土寸金的彈丸之地，人口密度極高的都市，為什麼要保留這些「無用」之地？答案只有一個：「留得枯荷聽雨聲」，香港之魅力又一例證，這正是我眼中之香港。



厲放